



家有“打猎型父亲”

王纯

那天看到一个词:打猎型伴侣。意思是伴侣像优秀的猎人一样,每次出门都会把外面的好吃的、好玩的带回家跟另一半分享。我倒是没遇上“打猎型伴侣”,不过我的父亲堪称“打猎型父亲”。他从外面回来,几乎未空过手,总是要带点什么回家。

我和妹妹小时候,经常享受到“打猎型父亲”带回来的好物。父亲下地干活回家,我们姐妹俩都会第一时间冲到他面前,看他带回来什么。初春草木萌发,也是耕种的季节,田野里有一些好东西。父亲劳作的同时,也会惦记着给我们带点什么回家。不过草木还未完全长起来,庄稼也未成熟,很难寻觅到吃的东西,父亲带回家的通常是刚冒出来的小花小草。开始的时候,我们觉得新鲜,可很快就没什么兴致了。于是父亲开始带点新鲜的荠菜、蒲公英之类的野菜,让母亲做成小菜给我们吃。父亲的花样很多,夏天和秋天的时候,田里到处是瓜呀果的,父亲干完活,会给我们找最好的美食。草莓、桃子、甜瓜,总之外面有什么他都会琢磨着往家带。打猎型父亲,带给我们的是一份欣喜。

有几年,父亲在城里上班。每天早上出门,傍晚才回来。母亲用饭盒

给他带饭,他中午把饭吃掉后,还会在饭盒里装些东西回家,最常带回家的是糖果。他回家后,见我和妹妹奔过去,就把饭盒举得高高的,用力摇晃。只听得里面“哗啦啦”响起来,我和妹妹踮起脚去抢饭盒。父亲则笑眯眯地打开饭盒,把糖果拿出来分给我们吃。他带回来的糖果,真是太甜了。有时父亲还会带回城里的糕点,或者给我们买个铅笔、橡皮之类的。母亲见状,总是嗔道:“你就惯孩子吧,乱花钱!”不过母亲的表情是欣喜的,虽然嘴上怪他,其实她支持父亲给我们带东西。很多时候,父亲也会给母亲带东西。

后来父亲上班时用了个黑提包,他便把带回来的东西放到提包里面。父亲刚到家,我和妹妹便去翻他的包。遇上发工资的日子,父亲格外慷慨,他会在城里买些江米条、蛋糕、香肠之类的,带回家让我们解馋。有一次,父亲给我们带回一盒饼干。那些饼干看着很高档,是我们未曾吃过的。父亲小心翼翼地把饼干递给我

们吃,饼干的味道香脆甜美,好吃极了。看着我们吃得香甜,父亲脸上露出了得意、骄傲和满足的神色。现在想来,他可能为他是“好猎手”而骄傲,靠自己的双手和劳动满足家人的心愿,是一位平凡的父亲最伟大的成绩。

那些年里,父亲偶尔会出远门。每次回家的时候,他必定满载而归。他把异乡的美食、土特产带回家,让我们见识到异乡的风物,也唤起了我心中对远方的向往之情。记得有一年,父亲给我和妹妹买了鸭绒袄,相当于现在的羽绒服,那时大部分孩子都没见过鸭绒袄。“打猎型父亲”带给我们的除了快乐,还有十足的底气。

父亲给我们带回的那些东西,早已没了踪影,但是爱依旧牢牢地根植在我们心中。那些东西,是一位不善表达情感的父亲,用最质朴的方式说出的爱。无论是美食,还是各种各样的物品,都表达了他的内心情感:无论身在何方,时时刻刻都想着家。家的意义或许就在于此,有那么一个人,归来时为你带回外面的美好,而且让美好温柔地洒满你的成长过程,成为你此生永不枯竭的力量。

如今父亲老了,我和妹妹也成了“打猎型女儿”。每次回老家,我们都会为父母带一份美好。

网络新词语

Slim fit

丁士舜

“Slim fit”是服装领域常见版型,直译过来为“修身剪裁”。它既不会像宽松款那样显得随性拖沓,也有别于紧身款的紧绷束缚,核心在于通过贴合人体线条的剪裁,让衣物既能服帖身形,又能保留充足的活动空间。

最初,“Slim fit”被大量运用在男装衬衫、西装、牛仔裤等品类中,通过收窄肩线、收紧腰身,打造出更利落的整体轮廓。如今,这一版型也被广泛应用到女装设计里,主打简约精致的穿搭效果,成为多数人打造清爽有型造型的常用选择。

夜幕四合,寒风吹得人直缩脖子。马康搀扶着醉意沉沉的年轻女孩,小心翼翼进了一栋单元楼。女孩脸颊绯红,浑身散发着酒气,两只手死死抓着马康的胳膊。在一扇铁门前,马康指着门牌号问女孩:“确定是这家吗?”

女孩眼神迷离,点了点头。

马康腾出一只手,敲了敲门。很快,一个身穿睡衣的中年妇女探出头来。马康笑着说:“阿姨好,你女儿喝醉了,我送她回来的。”中年妇女见到马康肩头的女儿,立即转过头向里喊:“老张,快来帮忙,你宝贝女儿喝醉了。”

“不能喝还要喝!”中年男人一边

春天的乡土最为蓬勃、绚丽,宛如一块五彩斑斓的调色板,繁花似锦,草木茵茵。但在盛大与喧哗之中,也蕴含着细微、恬静。软萩,便属于这细微、恬静的一类。田埂、地垄、坡坎、沟渠、塘堰……处处都能见到它灵巧的身影。

嫩绿的毫不起眼的软萩,葱翠欲滴,擎一粒细碎的淡黄色花蕾,星星点点地镶嵌在泥土里,散布在田间地头。软萩,是小草,亦是让人难以割舍的“一口鲜”。

采回软萩后,取其嫩尖洗净,焯水去涩,用石舂捣碎为泥,按适当比例混合米粉(糯米粉、粘米粉),加温开水揉匀,捏团制饼,以炒熟的芝麻糖(芝麻加砂糖)作馅。将包好馅的饼坯井然有序地放进篾子,焖蒸半个钟头出锅,一块块颤颤悠悠、青绿诱人的“软萩粑”就做好了。软萩粑还有另一种做法:烙。将制作成形的粑贴于锅底,沿锅边淋少许菜籽油,文火烧灶,多次翻面,烙至粑皮焦黄,香

软萩粑

祁文斌

气弥漫,就算大功告成。烙熟的软萩粑外焦里嫩,卖相佳,很是勾人食欲。

细小的软萩带着茎叶的鲜活与自身的精气神,走进了家乡人的味蕾,成为春日时令食品。绿莹莹的软萩粑,黏而不腻,筋道十足,咬上一口,软糯、黏稠、清香扑鼻。那香氤氲着自然的活力和生机,满是春天的气息。

清明前后是软萩生长的旺季。刚萌芽的软萩钻出泥土,毛茸茸的,含苞待放,细嫩柔软。这时采软萩做粑,正是最佳时机。一旦过了这个时间段,软萩便会迅速抽长、开花、老化,采之无益,食之乏味。

由此想来,人或许也和这软萩相似,最动人的模样,恰是那懵懂青涩的年少时光。我一直偏爱软萩粑。老家的软萩粑“色青味甘”,让人怀念。每尝一口,远方的往日故乡便近了些,那是我心底永远不会消逝的春天。

委屈

董川北

嘟囔着,一边从马康手里接过女孩,然后扶进了卧室。

中年妇女打量了一下马康,客气地说:“小伙子,真是太谢谢你了。外边冷,进来喝杯水暖暖身再走吧。”马康正感觉口渴,于是没有推辞,随着她进了客厅坐下。

中年妇女端来一杯白开水,递到马康手里,笑盈盈地问:“小伙子,你多大了?家在哪儿?有房吗?”马康愣了

一下,还是礼貌地回道:“阿姨,我35岁,家在西城区,去年刚买的房。”中年妇女又问:“家里都有什么人呢?”马康回道:“有爸妈,他们马上就要退休了。有妻子和一个5岁的儿子……”

听到这里,中年妇女脸色突变,起身来“啪”地打了马康一个嘴巴,大声质问道:“你有妻子和儿子,咋还勾引我女儿呢?”

马康捂着滚烫的脸,看着中年妇女半天没回过神来,之后委屈地解释道:“阿姨,你打我干吗呀?我只是个代驾……”



网开一面

AI时代

更应好好读书

刘明礼

AI能替人做的事,实在太多了。想查个什么知识点,对话框里打几个字,几秒钟就给你答案;想了解一本书的核心观点,它一分钟就能帮你总结得头头是道。从资料整理到数据分析,从文稿撰写到翻译润色,AI样样拿手。近两年,Deep-Seek、文心一言、通义千问等等轮番登场,哪里用像过去那样,为找一个冷僻的典故翻遍一摞旧书,为弄懂一个概念在图书馆里泡上半年。

于是,有人便觉得,书不必读了。反正那些知识AI都能查到,那些道理AI都能讲清,何必再下那个功夫,费那把子力气?有这时间,不如刷几条短视频,打两局游戏。更有甚者,连文案都让AI代写,连名著梗概都让AI概括,自己只求个“知道”便罢。

这种想法,看似聪明,实则把读书的好处想窄了。AI确实能告诉我们《平凡的世界》讲的是什么故事,但你若没有亲自读过,就永远不会知道孙少平在工地上背石头时,脊背磨破的疼是什么样的疼。它也能帮我们总结《论语》里孔子都说了什么,但你不会在某个深夜突然想起“人不知而不愠”而会心一笑。读书,从来不只是往脑子里装东西,更是一种经历,一种只有自己走一遭才能获得的感悟。那些在字里行间生出的感慨、品出的滋味,那些与作者跨越时空所产生的共鸣,AI给不了。

再者,AI给出的答案,终究是别人的答案。真正能独立思考的人,不是会“调用”AI的人,而是能够阅读、理解、评估和判断AI输出内容的人。一个没有深度阅读能力的人,面对AI生成的报告只能照单全收,等于把思考和决策的权力拱手让给了机器。而一个会读书的人,能在AI的输出中,分辨出哪些是有价值的洞察,哪些是表面的套话,哪些地方逻辑不通、甚至是其“着魔”后的“妄言”。这才是真正地驾驭AI,而不是被AI所驾驭。

说到底,AI越发达,我们越需要好好读书。阅读,说到底是在为一个人的精神世界打底儿。而这个底儿打得厚不厚,直接关系到一个人能不能在信息的洪流中站稳脚跟。AI可以帮我们跑得更快,但阅读能告诉我们该往哪里跑。AI越能替我们做这做那,我们越需要通过读书来确认自己何以为人。

投寄本报副刊稿件众多,凡手写稿件,恕不能退稿,烦请作者自留底稿。稿件一个月内未见报或未接反馈,作者可另行处理。感谢支持,欢迎投稿。

投稿邮箱:jwbfkb@163.com